

当代作家自选书斋

范小青著

飞进芦花

华夏出版社



月亮潭情
红尘一梦
原罪·宿
姊妹
关于一个女记者的“新闻”
相见时
忧伤的五
飞进芦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进芦花/范小青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12

(作家自选精品书斋)

ISBN 7-5080-1108-2

I. 飞… II. 范…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57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8.875 印张 468 千字 3 插页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范小青

序

写小说写了十几年，几乎没有停息过，只知道往前写，往前走，要写到哪里，要走到哪里，并不清楚，也没有想过。对于已经走过的路，已经写出的文章，更是很少回顾，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也不知道自己的文章到底怎么样。

能写小说的人，应该是有一种自信罢，而这种自信往往和自卑紧紧绑在一起，如我这样，在开始写作每一篇小说的时候，总是充满信心，觉得这一定会是一篇好小说，若是没有这样的感觉，早早就知道这不是一篇好东西，大概我们就不会下笔千言，不会去精心编织故事设计人物推敲语言。只是，当作品一旦完成，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便也随之消失，更多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的小说写得怎样，是好还是不好，是精采还是不精采，总是提心吊胆忐忑不安地等待编辑、等待朋友、等待读者、等待专门的和不专门的评论者的看法，等待外界的评判，若这篇小说被转载、被编译、被评论、被人提起，自信也就跟着回来，反之，如果我的小说没有人关注，不被人肯定，自卑就会缠住我。

在给自己写过的小小说选编小说集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审视自己所写过的许多东西，我终于有机会将早已经成为过去的文字认真地重新读一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的自信又回来了。

经过了十年，或者三五年，或者一两年，我仍然能读出它们

的滋味，仍然被它们吸引，它们仍然流畅，仍然清新，甚至给我一种新的愉悦的感受，像许多年后重见相知甚深的好友，于是，我在这时间里意气振奋，我想，我应该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至少，它们有生命力。

感谢华夏出版社给我这一次可贵的机会，给了我这一种珍贵的感受。

范小青

作者小传

范小青，女，1955年7月出生在上海松江县。从小在苏州生活。70年初随父亲下放，在农村中学继续读书。74年于吴江中学高中毕业，同年插队。78年初考入江苏师范中文系，后毕业留校任教。85年初调入江苏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现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80年开始写小说，处女作《夜归》发表在上海文学，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老岸》等九部，发表中短篇小说二百余篇，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三部，发表随笔五十多万字，出版散文随笔集三部。另外创作电视连续剧《费家有女》三十二集，《老岸》八集，《百年沉浮》三十集。

目 录

沧浪之水	(1)
真娘亭	(14)
瑞云	(30)
记忆	(44)
人与蛇	(57)
老人角	(72)
夏天无事	(85)
蓬莱古井	(98)
人物关系	(111)
牵手	(126)
往事	(134)
锄月	(142)
出门在外	(150)
今夜相逢	(168)
动荡的日子	(180)

昨夜遭遇	(191)
世间杂事	(203)
晚唱	(220)
文火煨肥羊	(253)
单线联系	(293)
又见乡塘	(344)
成长	(389)
别了乡塘	(454)
前景	(499)
飞进芦花	(552)

沧浪之水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

《孟子·离娄》

从前这地方肯定是没有沧浪巷的，就是现在，这城里的人也未必都晓得沧浪巷。

而沧浪亭，却是人人皆知的。

所以，大家想，沧浪巷必定是由沧浪亭而来的，沧浪亭，则说是由沧浪之水而来，那么沧浪之水呢，由何而来？

没有人晓得沧浪之水。

这地方水很多。

总是静谧的水漫生出一层雾气，背面的小巷便笼在这雾气之下。

起了太阳，雾气就散了。

太阳照在拐角的时候，苏阿爹便唠唠叨叨地搬出一张破藤椅，搀着苏好婆出来晒太阳。

苏好婆是三个月以前中风的，不算严重，头脑还灵清，只是右手右脚不听使唤。

从前都是苏好婆侍候苏阿爹的，现在日脚反过来过了，苏阿爹很不适应，况且时已入秋，他的哮喘病眼看着要犯了。

苏阿爹和苏好婆并不是一对夫妻，也不沾亲带故，两个人一世都未婚嫁，老来便成了一对孤老。不晓得是在哪一个冬天，居委会的干部对苏好婆说，你搬到苏阿爹屋里住吧，也好照应着点，他那样喘，就差一口气呢。不久，苏好婆就搬到苏阿爹屋里去住了，其实她比他还大五岁，但她没有病，能做活，能侍候人。苏阿爹可是享了福，并且过得很舒坦。他是有劳保的，苏好婆却没有。

安顿了苏好婆，苏阿爹就带上半导体去泡茶馆了。

茶馆在沧浪亭里。进沧浪亭是要买门票的。从前三分，后来五分，现在三角，有菊展或别的什么展时，就是五角或八角。沧浪亭很小，进去溜一圈只要几分钟。看来如今这钱真不当钱了。

苏阿爹进沧浪亭是不买门票的，他在那里面的绿化队做活，一直做到退休。

茶馆面临着一弯池水。水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绕过沧浪亭，缓缓地注入沧浪巷，又缓缓地走出沧浪巷，流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去。

这水有时候很干净，有时候就混浊了，大家问苏阿爹，他说不出道理，他只能把漂在水面上的东西捞起来，却不晓得水的骨子里

是怎么变黑的。

每天，苏阿爹在茶馆里喝茶，自是对着水坐，苏好婆在那个拐角上，也正对着水。

太阳就把苏好婆的血晒活了，苏好婆面孔红扑扑的，她高兴了，就和刘家的媳妇环秀找话说。

“你是福相。”苏好婆重复地说：“你是福相，我一见你面就看得出来你是福相……”

环秀盯着睡在童车里的小毛头，甜甜地笑，她晓得自己是福相。

苏好婆告诉环秀，她原本也是这城里一户大户人家的小姐，后来家道中落，十三岁便被她那抽大烟的父亲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圆房之前，她逃走了。

“为什么，那家人家对你不好吗？”环秀问。

苏好婆说不出来，天地良心，那家人家待她可不错。

“你那个男人长得难看吗？”环秀又问。

苏好婆说不出来，那男人也算人模人样的。

那为什么……

苏好婆总是说不出来，她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也没有想清楚，可那一天她毕竟是逃走了。

以后，苏好婆便以帮佣为生，出了东家进西家，一直做到五十多岁，误了自己不说，又渐渐地被人嫌脏嫌不利索了，她就不再住家帮佣，改为替人倒马桶，吆吆喝喝又过了二十年。

末了你和苏阿爹做成了一家人家，环秀想。

太阳匆匆地走过去，雾气便又笼过来，苏阿爹一壶茶还没有喝畅呢。

苏好婆的面孔不再红，而有些狰狞了。

“求你桩事。”她的暗淡无光的眼珠散散地看着环秀：“看你闲

着也厌气，是不是？”

环秀的手扶住童车，甜甜地笑。

苏好婆从身上不知哪一处抠出一块黑布，用一只左手比划了一会儿。

她要做黑纱，活人悼念死人用的。

环秀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拨弄了一下，她没有接那块黑布。

童车里的小毛头突然大声哭起来。小毛头也喜欢太阳，太阳走过去了，小毛头就哭。

都该回家去了。

二

这巷子里造得起楼房的，也只有刘家。

刘家在巷子里造起新楼房，大家眼热，却也服气。那人家，整个儿的一门做煞胚，劳碌命，老夫妻加儿子，办了个私营的小茶场，三更起做，半夜不歇。想歇，那哗哗流进来的钞票也不让你歇。做得刘家门里个个三根筋扛起一个头，任你加营养，也落个吃煞不壮。

一回，医生说了一句刘陵在生育上可能会有些障碍，便拒绝再说第二句。

于是，很快环秀就进门了，环秀一来就粉碎了医生的危言。

环秀给刘家生了一个八斤三两重的儿子，月子里母子俩都给喂得白白胖胖。

吃满月酒那天，大家看见环秀，自然是格外得丰满、富态。

闹了满月，又是双满月剃头，过了双满月，又祝贺半周岁，以后还有一周岁，两周岁，三周岁……刘家总是有钱，便总是能闹起来。

刘家爷儿仨仍旧是做煞，夜里环秀问刘陵：“我怎么办？”

刘陵捏捏环秀的面颊，说：“你，在家歇着，有我们三个做，足够

了，我们家不缺你那一份。”

环秀就在屋里歇着。

环秀就是愿意舒舒服服地歇着，什么也不做。十岁的时候，环秀的阿爹过世了，环秀就没有歇过，她做的外发活，堆起来有座小山高，她的手指被针尖戳了无数个洞。

妈妈说，你熬吧，熬出头，嫁个好人家，你就享福了。

在这城里，在这周围，便是在她端盘子的那个咖啡店，比她漂亮的姑娘总是满眼晃着，刘陵偏是看中了她，并不等她明白了什么，一切都已经来了。

你是福相，苏好婆说。

你是福相，大家都说。

你是福相，环秀对自己说。可惜妈妈不在了。现在她有空常去看妈妈，她晓得妈妈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微笑。

可是不晓得从哪一天起，环秀笑的时候老是走神，她的眼前总有一块黑布闪过。她告诉刘陵，刘陵好象也懂一些心理学，刘陵说，你恐怕是太闲了，找点活做吧，给小毛头做双鞋。

环秀听刘陵的话，就给小毛头做鞋。她的手工活太好太好，又快，没多少天，她就给小毛头做了一大堆的鞋。刘陵笑她，说养十个小毛头也穿不了这么多鞋。

巷子里的人晓得环秀会做鞋，就来讨个鞋样回去给小人做，环秀说，别剪样了，你们忙，小人要穿，拣双合脚的，拿去穿吧。

后来，这周围好多人家的小毛头，都穿上了环秀做的鞋。大人们也都心安理得，环秀反正闲着，做双把小毛头的鞋，本来并不费劲，便也不见得有什么感激之情。倒是没要到环秀做的鞋的人家有些不平了。

有一天，环秀听见公公对婆婆说：“我们刘家门里向来只出做煞鬼，不出败家子，不能让她破了这规矩。跟她说，让她在门前摆个

摊，卖鞋；她要是会做别的，也卖。”

这夜里，刘陵就叫环秀卖鞋。环秀答应了，她从小做惯了各种各样的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环秀就在屋门口放了一只竹匾，向街坊邻居和过往行人出卖她的手工，于是，再也没有谁觉得这里面有些什么不平，环秀就维持了大家的心理平衡。

工商大检查那一阵，就把环秀检查出来了，说是无证营业，罚了钱，并且不准她再出卖什么东西。

刘家不在乎那几个罚款，却要争个面子。

工商的人规劝说：“你们知足吧，人不可太贪呢，太贪不好呢……”

刘陵说：“你这叫什么话，要是人人都知足不贪，这商品经济就死了……”

人家也不计较，说：“也好也好，要卖也行，让你老婆单独申报领个执照就行。”

“你说我做不做？”环秀问丈夫，她愿意听他的。

刘陵看看她，第一次没有替她作主：“随便你。”

后来他们都睡了。

天亮的时候，环秀在刘陵耳边说：“我不做。”

刘陵笑了，捏捏环秀白嫩的面颊：“这就对了，我们刘家有三个做煞胚，养得起你。”

其实，何止只是养得起呢，环秀想。

大家走过刘家门前，看见环秀，便有些惋惜地问：“不卖了？”

环秀说：“不卖了。”

环秀重新天天带着小毛头在拐角上晒太阳，水仍然缓缓地流着。小毛头大起来，吃得多了，尿尿也多，环秀下水洗尿布，失了手，尿布从水上飘走了。环秀站着，静静地看着那不沉的尿布，她不晓

得那尿布怎么不沉。

婆婆回来时看见了尿布，便去捞起来，说小毛头的尿布不能随便扔，小毛头夜里会不安逸的。

其实，这个小毛头一直是很乖很安逸的。

三

一水之隔，这背面就避静多了。

很少有外人到这巷子里来，偶而闯来了，也是找错了路，问一下便退走了。

只有水，每天都来。

到了冬天，苏阿爹不能去茶馆了，他只有在这拐角的太阳底下，无助地看着水载着枯叶和杂物流去，心里就有说不尽的烦躁。

终于有一天，除了水，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很年轻，也很平常，他走进来，一直走到拐角，便在太阳底下站定了。

苏阿爹狠狠地咳了一阵，待气平了，问他：“你找谁？”

这个人并不说话，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黄灿灿的镯。

大家的眼睛被这黄灿灿的色吸引了。

“铜的。”年轻人说，乡音极重。

苏阿爹狠狠地咳起来，那口气很久很久平不下来。手镯自然让他想起那个女人来，他年轻时相好过的一个女人，手镯是他送给她的。

她接过去，咬了一下，也说了两个字：“铜的。”

“我能有金的么？”年轻时的苏阿爹苦笑。

“我配戴金的么？”她也笑，但不苦，很平静。

“只怪我太穷了。”苏阿爹叹口气说。

“你不穷，你看管着园林里那么多宝物，你是不穷的。”那女人

说。

后来他们分手了，没有什么眷恋，也没有相约什么。

苏阿爹看着手镯，说：“你要做什么？”

年轻人于是又急又快地吐出了一大串外乡土语，没有人听懂。

“喂，”苏阿爹招呼环秀，“你听听，他说什么？”

环秀是能听懂的，她毕竟年轻，接受能力强，反应快。

“他叫张文星。”环秀说。

后来，张文星就在这里住下了。绿化队给了苏阿爹面子，收张文星做了临时工，他自是很卖力，很专心，因为从此就不再见那些枯叶杂物随水漂来了。

慢慢地这地方的人习惯了他的语言，觉得那口音十分好听，十分逗趣，有意无意之中，便在自己的语言中也夹了些他的语言。

小毛头正牙牙学语，第一次开口，竟说出了那种奇怪的语调，使刘陵大为沮丧，刘家门里自然添了些许不快。环秀就下功夫教小毛头说自己的语言。

苏好婆被太阳晒得血脉奔涌，她对环秀说：“你有空就帮我缝吧……”

环秀因为不想替她缝黑纱，总是装作没听见。

苏阿爹不咳的时候总是训斥苏好婆：“你见鬼吧，你见鬼吧，老太婆讨人嫌……”

张文星有了空闲，也在拐角上晒太阳，他摇着小毛头的童车，唱一支歌，小毛头就睡了。

苏好婆坐在那里总是想活动右手和右腿。

“这水，”张文星看着流水问环秀：“就是沧浪之水么？”

环秀摇头，她不晓得。

张文星又问苏阿爹，苏阿爹也摇头。

“为什么人家都说沧浪之水呢？”张文星好像很想弄明白。

“谁说过沧浪之水呢？”环秀柔和地反问。

张文星愣了好一会，终于又问了一句：“那么沧浪之水是什么呢？”

没有人晓得沧浪之水。

张文星本来是可以在这里站稳的，他很讨人欢喜。后来却出了一桩事，园林办公室里的现款失窃，数目虽不大，但公安局是立了案的，就怀疑到张文星了，由于没有证据，案子便悬着。

后来又接二连三地出了几桩事，园林里的高档盆景、根雕家具、参展文物相继被盗。于是就推断出是一个团伙，并且有内线，这内线似乎必是张文星了。

沧浪巷就对张文星门户紧闭，苏阿爹便唠唠叨叨地埋怨苏好婆，好像张文星是她的野种。苏好婆决不申辩，她总是在太阳底下尝试着活动右手和右腿。苏阿爹刻毒地说，老太婆你不要痴心妄想了。苏好婆并没有听见他的话，无声无息地继续着她的努力。

环秀看见张文星愁眉苦脸的样子，就对他笑笑。

张文星便也笑了。

刘陵警告环秀：“你防着点，那小子，都说是他。”

环秀甜甜地笑，刘陵的心就暖了，踏实了。

案子越缠越大，大家说张文星是个看不见抓不着的精贼，总是没有证据。破案子的人到沧浪巷来调查，刘陵说他看见夜里张文星和另几个人背着东西从那边走过来。

“是从那边过来的？”人家反复问。

“是的。”

“是走到这边来的？”又问。

“是的。”

“后来又到哪里去了？”再问。

“不晓得了……也说不定，这巷子里有人家窝藏脏物……”